

诚实兔子 饲养法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Amy Lane / 著 书橱墨人 /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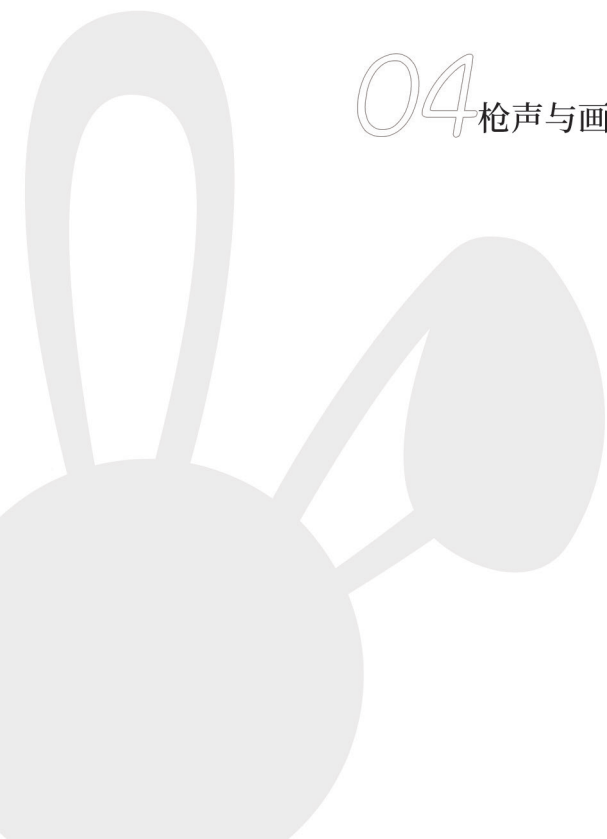


01 以骗为生  001

02 诚实而孤独  015

03 越界一步  042

04 枪声与画饼  06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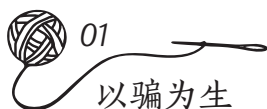
05 窗外的一方蓝天  087

06 你好，这位小伙儿  109

07 把梦藏起来  128

08 诚实  144





杰瑞米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。他的父亲是个欺诈师，而母亲早就不知所终。从小他就惯于假扮各种身份来帮父亲行骗。事实上，对于他自己，杰瑞米能确信的只有一点——他是个坏蛋。他只能是个坏蛋。他唯一会做的就是骗别人的钱。

他做得还不错。小时候，他的父亲会根据当地需求，贩卖百科全书、《圣经》，或是“免费”弹药。而他只需要坐在父亲身边，摆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就行（这并不难）。等他长大了一些，他就在大学里卖杂志，跟其他遵纪守法的孩子干的一样。但他最擅长的是向女孩们推销，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富有却不受关注的孤僻胖女孩。他给她们关注，陪着她们坐在斑驳的树影下谈天说地，让自己显得知性又梦幻。然后他就可以轻松带走一张十至一百美元不等的钞票，连个吻都不用给。他的漂亮脸蛋一直嫩到了二十多岁，于是他就以此为生，直到被送进监狱。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他和父亲还用一些小把戏来搞创收——“三赌一纸牌”、“小提琴骗局”、“慈善欺诈”、“支票诈骗”^[1]——杰瑞米学得相当不错。同龄的孩子高中毕业时，杰瑞米在和他老爹进行跑路演习——他们能够在五分钟之内彻底卷铺盖逃得无影无踪。甚至有一回，他们被警察堵在芝加哥一幢没电梯的公寓里，警察就在门口砸门，他们则从窗户偷偷溜走，用时不到两分钟。杰瑞米本以为，他和老爹的无敌组合可以永远地骗下去，直到那两件事发生。

第一件事是老爹骗了不该骗的人，被人用枪打死了。前一分钟，杰瑞米还躲在维加斯一个老赌场的暗处等奥斯卡，后者正在签署一份伪造的转让合同，假装转让几处犹他州的房产。然而下一刻，对方就掏出了一把点45口径手枪崩飞了奥斯卡。杰瑞米站在那里，屏住呼吸，藏在剧场的窗帘后，以防被人看见。他就站在那里，听着马里奥·卡雷利又往他父亲的头上补了一枪，老爹终于停止了抽搐。他就站在那里，听着马里奥吩咐手下拖走尸体清理地面，听着他质问有谁会来找这个穿廉价西装皮鞋的骗子。

他站在那里，听见马里奥最喜欢的手下詹尼——前一天晚上，奥斯卡和马里奥敲定最终交易时，詹尼还给杰瑞米口了一发——耸肩说：“我不清楚，老板。他有个保镖，但是那家伙是雇来的，不怎么聪明。谁知道他，搞不好枪一响他就没影儿了。”

詹尼其实清楚得很，杰瑞米就站在那里。他也知道奥斯卡是杰瑞米的父亲，还知道杰瑞米马上就要二十六岁并且正认真考

[1] 均为经典欺诈圈套，主要利用受骗人的贪念和羞耻心得手。

虑去念大学。奥斯卡花了很长时间来设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局，所以杰瑞米也和詹尼相处过很久。他尽可能地对詹尼坦诚。但他总不能告诉一个黑社会的人，说自家老头正准备骗他的老大，即使他的内心已经开始感到愧疚。杰瑞米给许多人设下过“甜蜜陷阱”，男人女人都有。他不是没想到过詹尼会给他口。可他实在没想过詹尼完事后的笑容会如此羞涩甜蜜，亦是没想到对方会在小心扣好他的长裤后，热情地吻上他的嘴。杰瑞米回应了这个吻，却有点被这吻里的真实感吓到，那一刻之前，他一直以为性爱不过是最大的一场骗局。

如今詹尼为杰瑞米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而杰瑞米的回报就是老老实实站在那里——包裹在舞台幕布之中，极力忍着不尿裤子——直到他父亲喷洒在地上的脑浆被喽啰清理干净，直到马里奥·卡雷利一边调侃老爹死前的表情，一边嬉笑着与手下扬长而去。他们离开之后，杰瑞米仍旧站在那，浑身都被汗水浸湿，只感觉汗珠顺着他的小腿滑到脚踝又滑进皮鞋中的尼龙袜里。

他想到，前一天晚上他的父亲让他不要跟去，因为欺诈师的直觉告诉他这场骗局好像出问题了。奥斯卡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杰瑞米将来也会发现他被父亲的养育模式给毁了。但是这一次，奥斯卡真正履行了父亲的职责——他担心杰瑞米会受伤。

杰瑞米又想到，詹尼为了他撒下了弥天大谎。一旦他那时喘得大声了点或者哭出声或者尿了裤子，那么詹尼就会立马被杀。但是詹尼还是那么说了，只因为一次口活儿和一个吻。而杰瑞米原本都没把这两样放在心上。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他想，他这一辈子都把爱视为最大的骗局。可突然之间，爱成了唯一真实的事物。他浸没其中，窒息其中，就如同他窒息于毛呢窗帘之内，浸没在自己的冷汗里一样。



终于，他还是成功离开了那里。然而等他回到暂住的便宜旅馆时，发现那里早已被马里奥的手下洗劫一空。他们抢走了他和奥斯卡的备用金，床垫被掀翻了，就连他藏起来的一些小财物都被捣毁或者拿走了。他来到梳妆台寻找那本被褻读的《圣经》，那里藏的钱是他们走投无路才能用的。他没抱什么希望，却有了意外收获。

被粘起来的书页中挖出的空洞里不仅有现金，还有他父亲的钱包和戒指——在奥斯卡被射杀时，他知道这两样东西父亲都还留着。

杰瑞米看着这些东西，咽了下口水。是詹尼。詹尼冒巨大风险救了他，给了他远走高飞的机会。

他照做了，但做起来并不如想象中容易。两个月后，他在丹佛的一家加油站里，试图拿着张空头支票向一位友好的女士换取现金。女士腼腆一笑，在他的迷人魅力下逐渐敞开心扉。而他注意到她嘴边还未完全消退的瘀青，心里一沉。没错，那些校园里梦幻树荫下的富有女孩们也常常这样看着他；他知道她们不被重视，她们的自信被外界磨光，也因缺乏自信难以拒绝像他这样的

捕食者。但这个女人和她们不一样，她并没有因孤寂而自卑——她的自信是被家暴摧垮的，这让他看了不舒服。她要是被人骗走五十美元，境遇只怕会变得更糟。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，最多五岁大，他说：“妈咪，我们非得在车里等吗？”

杰瑞米一时心里起起伏伏，像是坐过山车，只不过更加丑恶，更加头晕目眩。饥饿和自厌在他的胃里翻滚。他把现金塞回女人的手中，嘶声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永远不要把钱给陌生人。”她睁大了眼睛，紧紧抿着嘴唇，那一刻他看到了丑恶的世界把她也变得多么丑恶。是的，她一直知道他在兜售什么，就是她急切地渴望着的东西，即使只能拥有一小会，也心甘情愿去买。可他刚刚毁掉了她到手的一切。

他转身离开加油站，走进十一月寒冷的空气中。他清楚地意识到女人大概在身后大闹，但他不在意。他的视野模糊，恍惚有斑点闪现。不仅是因为强烈的饥饿感，更是因为他看清了自己的真实面目。他是个坏人：一个欺诈师、一个骗子、一个小偷，他是个罪犯。刚才那个女人叫琳达——而这些年来，他从多少位琳达的手中骗了钱？有多少琳达信任他的花言巧语和漂亮脸蛋，她们被背叛，受到伤害，被斥骂，被暴打，或者仅仅是被欺骗，只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存需求高于她们受到的伤害。

他真是个好家伙，要成为打爆他父亲的头并用大水管冲走他脑浆的那个家伙，只需迈出一步。

被警察逮捕时，他正蹲在脏雪里干呕，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

指派给杰瑞米的公设辩护律师糟透了。他本应该因诈骗罪获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刑三十天，大概吧——但是公诉人突然累加了他和他父亲做的所有坏事，甚至算上了那些无法证实是他做过的事。还有那个女人（展示着她的丈夫留下的新伤痕）走上法庭，声称是杰瑞米打裂了她的嘴唇。

最终，他在里昂堡服了两年刑。这个可爱的地方允许他一天到院子里放一次风，也给了他很多当着别人面拉屎的机会。

牢中生活出人意料地平静，他在牢房里，室友沉默寡言，而他的良知快速生长。他只能阅读、写作和思考。在那个地方，杰瑞米大概是监狱里极少数听话的人，他真的像个孩子那样坐在角落里，反思他过去到底都做了些什么。

这段反思过去的经历可是非常难熬，真的。反思太难了。他也不敢保证自己反思了每场骗局、每次胜利，毕竟他只是个小骗子，骗的都是些小角色。小案子就像小土豆，彼此之间长得都很像，煮过后剥掉皮，之后就等着被捣在一起——这也正是杰瑞米所做的事。他在脑海中斟酌那些事，煮熟、剥皮、捣烂，过滤出一些他不想在余生之中与之相伴的东西。

他在里昂堡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历证书，开始修读大学课程。他也在洗衣房里努力工作，等到两年刑满出狱时，他相信自己从此会做个诚实正直的公民。

然而他错得太离谱了。

没人会雇佣一个有前科的人，没有任何人会。他是被释放，而不是假释——他没有人脉，就算是有他也不会再用。在监狱里，他没有关系，没有兄弟。他的第一位室友是因酒驾后过失杀人被

抓进去的——一个打小就是的欺诈师和一个戒酒中的银行家？两人最大的默契就是，都擅长不去管对方的屁事。

杰瑞米在十二月出狱。一个月以来，他都在靠免费的救济食物、洗盘子、还有陌生人的圣诞施舍活下去。后来回头看时，他会纳闷自己为什么没拿口活儿来换饭钱。他花了点时间想明白，这是因为他从未把自己当作牺牲品。他总是在找办法、出路、不同的选择——这样的乐观主义带给他信心，使他没有沦为鱼肉。这样的乐观主义让他能够挺直腰板，别人想都不敢想去问你是不是个卖屁股的。因为如果他们问了，你很可能给予回击，让他们终身阳痿，又有谁想为一个廉价的屁股付出这种代价呢？

杰瑞米保持着乐观，去慈善旧货店淘整洁的衣服，使自己看上去可以胜任一份工作。他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清洁修整自己。在庇护所，为了不生虱子，他还经常自带床铺，背着铺盖四处跑。但尽管如此，一月份的时候，他还是陷入了绝望。

杰瑞米开始频繁出没于博尔德市^[1]一个固定的街角，那里有一家家庭式健身房和纱线店，经常有小个子的老妇人出入于此。他总是能从她们那里得到一些食物作为早饭或是午饭，尽管乞讨有失尊严，但那至少是诚实的。生活中没有比“我好饿，请给我点钱”更诚实的了，至少对于杰瑞米来说没有。

然后，大概过了一周，他看到一个大大个子。那人并没有壮得过了头，头上长着红色卷发，留着大胡子，怕也不是刻意蓄的。这个人从一群小个子老妇人中费力地穿过，就像在鲑鱼群之中游

[1] Boulder，科罗拉多州小城，比邻落基山脉。

过的一只熊。

一位白发齐短的好心常客把五美元按在杰瑞米的手心，她目光友善，穿着棉绒套装，喜欢和杰瑞米聊些他的事。“好啦，亲爱的——我说，你可不要误会，只是我不希望下周再看见你讨钱了。你说你在找工作，我希望你能找到！”

杰瑞米点头微笑，但在心里，希望之火正在逐渐暗淡下去。他已经用图书馆电脑填写了所有能找到的工作申请了——干洗店、宠物店、木材厂、咖啡店……所有地方。工作不是找不到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人介绍。而他唯一认识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浅坟中腐烂了。

突然，那个红头发的高个子出现在他们身边，愤怒地瞪着杰瑞米和那个小老太太。

“海伦，”他说，声如洪钟，“这家伙在缠着你吗？”

老妇人抬头冲他笑笑，轻拍他的手臂，好像在拍一只温驯的阿富汗大狗子。“没有，克劳——他是个好孩子。你今天上了新货吗？你知道我很喜欢你那些毛线。”

那男人咕哝道：“阿丽雅德妮染了一些拿来大甩卖。你最好抓紧——那里可多人了。”

小个子妇人抬起头，脸上的惊慌表情没有半分虚假。她没有再和杰瑞米或那个“大毛熊”男人谈话，而是飞似地冲进店里，一本正经地投入到你争我抢的战争中——那里看起来是一个装着艳色毛线的大桶，毛线杂乱地堆着，也不管什么颜色，什么大小。

杰瑞米隔着大平板玻璃窗观看她的战斗，叹了口气。“海伦”给了他午饭钱，现在他得先去“丹尼餐厅”边吃边继续徒劳地寻找招聘启事。有时候他只有钱喝杯咖啡，也偶尔能吃到整套餐食。有时他甚至能找到工作——比如搬运货板、往卡车上装载乱七八糟各种东西——但事实是，尽管他并不孱弱，也确实没有足够强壮的体格。总有人身体更健壮，双手更有力，可以做得更好更快。因此当人们在劳务市场寻找临时工时，他总是会被忽略。

而在科罗拉多的一月份里，又没有人需要整修庭院。

因此当杰瑞米注意到这个大个子正眯着眼睛看着自己时，那一瞬，他想的是他以前能轻松脱身纯属运气好。在监狱的两年间，他靠着交易香烟和协助偷运享乐品来渡过难关，也因此保住了他那漂亮小身板的自主权。（他可不想被侵犯。一旦你在监狱里有了性生活，这种事情会变得众人皆知，不久，你就是恶狼眼中最香的肉了。他一直没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，人们也不会主动招惹他。）但是就刚刚的那一瞬间，他以为自己可能真的要靠卖身才能诚实生活下去了。

但是那男人皱着鼻子说：“五块钱？你就用五块钱买午饭？”

杰瑞米僵硬地笑道：“丹尼餐厅——那里全天供应廉价早餐，除非你打算接济我十块钱！”

这个家伙笑了一声。“修理你这双鞋都要花不止十块钱。”

杰瑞米悲凉地看了看自己的脚。这双鞋还是他在监狱的时候穿的，本来质量很好。但是如今皮革也已经崩裂，鞋底也磨损严重，薄到可以渗进融化的脏雪。“是啊，没什么比得上一双好鞋了，

是吧？我站稳脚跟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双新鞋。”

“打算怎么来站稳脚跟呢？”

杰瑞米感到危险警报已经解除，于是他就像从前一样滔滔不绝起来。“我打算找份销售的工作，毕竟我很擅长和人打交道嘛。但是我打算先去酒吧打黑工再找销售的工作，我这不是擅长和人打交道嘛，完了再整套新衣服。不过在找到酒吧工作之前，我需要吃点早餐——而且分量越大越好。所以，你能接济我十块钱吗？”

那人大笑着伸出手。“我叫克劳福德，我请你吃午餐，怎么样？”

哇——不用花掉那五块钱就有一顿午餐，还不用跟人干那事儿。（这家伙起码超过六英尺^[1]高。如果克劳福德不愿意当老好人，杰瑞米甚至不想猜自己能否受得住他的折腾。杰瑞米对于破戒为五斗米折腰这种事，那可真是敬谢不敏！）

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但是杰瑞米点了早餐，因为他钟爱鸡蛋和吐司。他兴高采烈地吃着第一顿饭。杰瑞米不要命一样囫囵吞着，他的胃控制了整个身体，急需食物。当然，他可以边吃边说，于是他开始天花乱坠地谈论他要做一名销售员、开一家自己的店，然后去念大学，获得法律学位。“依我来看，做销售就是做合法骗子，你说对吧？这样的话我已经有了基础，我特别会说话，所以我敢说就是让我把水卖给鸭子也不是办不到的，是吧？”（那是老爹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事之一——为了不撕破脸，人们什么都

[1] 约合 183cm。

愿意做。)“所以我想你会——”

“你给别人兜售他们不需要的垃圾，然后只要不进监狱，你就可以说自己是诚恳务实的好人了？”克劳福德问道。杰瑞米红着脸，用吐司擦过盘子里的鸡蛋残液，擦完后又伸手去刮最后一点。若不是克劳福德举起两根手指示意服务小妹，又指了指杰瑞米的盘子，这时两人间恐怕就会降下凝重的沉默。杰瑞米欲言又止，克劳福德喝了口咖啡，然后看着他，像是在等待他的回答。

“那我该用什么去供自己读法律学位？”杰瑞米问，但他的目光里却流露出惊奇。服务小妹回到厨房，下了他刚才点的两倍分量，他意识到这些美好的食物都是给他的。不知为何，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嘶哑，仿佛寒冬的阳光穿透了他浅薄的谎言，就像是积雪浸透他鞋底的破洞。

他吞了下口水，而克劳福德又喝了口咖啡。“你会成为厉害的律师，”他沉思着说，“但是那些律师也会用一张嘴整垮你的人生。”

杰瑞米没话反驳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，真实的食物，不仅能让有力气站起来，而且还能让他放开肚子吃到吐的食物。他又吞了下口水，他的嘴里就在不断地冒口水，他们刚走进餐厅时，他可没有冒过这么多口水，他觉得他得做点什么来偿还克劳福德给他付的饭钱才行了。他必须开口说话，必须，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偿还克劳福德的办法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又咽了下口水，“没错，他们会榨干你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如果你找到好律师，他们可会帮你不少。所以，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你得做那种能呼风唤雨的人。我爸爸，他总是说要招来好事，人毕生愿望不就是能求得甘露吗，我想那就是律师，律师就是呼风唤雨的，当然，只是厉害的那种，对吧？我不想做烂的那种，因为无能律师会害你被关进……”他再次吞咽口水，服务小妹端上了克劳德点的两份吐司，而他只是看着这些食物，就突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第一顿饭可能是侥幸，但这份可真是……天啊，这不就是瑞雨吗？

“你坐了多久的牢？”克劳嗓音低沉地问道，杰瑞米甚至没有想过对此说谎或者逃避。

“两年。”他说，呆呆地看着克劳拿起一小罐果酱往吐司上涂，那是杰瑞米刚才用的。克劳把盘子递给他，杰瑞米不假思索地吃起来。

“你多大了，小子？”克劳放软了语气，杰瑞米赶忙吞下吐司好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下个月我就二十八岁了。”他说。克劳点头，好像杰瑞米看上去就是那么大，杰瑞米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反应，他的自尊心冒出了头。“是的，我知道我显年轻。但是如果我有那个心，我已经掏了你的口袋十多次了。要是我没有改过自新，你现在就要准备签订契约把孩子卖给我了。所以不要担心我太年轻。我能照顾好自己，当然同时也十分感谢你的早餐。”

“小子，你的人生中，有过一天是诚恳劳动的吗？”

这时，服务小妹端上他的第一份早餐续份，杰瑞米渴望地看着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掉入了一个很深的陷阱，一旦他咬一口这

些鸡蛋，他就无法脱身了。

他真的很想吃掉这些鸡蛋。

“没有。”他简短地说，拿起叉子，铲起鸡蛋放到第二块吐司上。“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诚实做人。你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个老实人。”

“你认为我是老实人？”克劳好奇地问，杰瑞米耸肩。

“我在想，你要不是这么讨人厌的话，早就被某个有手段的骗子换着样儿骗了个够了。”杰瑞米坦白回答，因为克劳确实奇葩——他打破了奥斯卡教他的每条谈话法则。如果杰瑞米要行骗的话，一定会离这种人远远的——像克劳这样的人要是觉得你说的话尽是狗屁，一定会当面戳穿，因为他们才不管那么多。

克劳点头，藏在大胡子下的嘴唇弯出不明显的笑。“很好，那么你来为我工作吧。我有个全职雇员，还有个小孩儿放学后过来，但业务越做越大，人手不够了。我来教会你做个正直诚实的人。”

杰瑞米眨眨眼睛，下意识地又吃了一口。“你要教我正直做人？”他恍惚道。天啊！突然间，这听起来比律师那套鬼玩意儿难学多了。“我要怎么养活自己？”

克劳耸肩。“在你有能力租一套公寓之前，我可以把你安置在马具房里，”他说，明显考虑过这一点，“我还能管你饭。”克劳的眼睛扫过博尔德熙攘的街道，那里有的是无辜好骗的路人，要不是杰瑞米已经不干这行了，他早就把他们的皮都扒光了。“前提是你正在干的什么勾当都得停了。我住在格兰比。”

How to Raise an Honest Rabbit

杰瑞米听到这个地名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那里接下去就该上落基山了——老天爷啊，他甚至都不知道去格兰比的路在这个时节还通行！

“我只有这外套和鞋子。”他说，心沉了下去。

“你打算给我打工吗？”克劳问。

“嗯。”杰瑞米说，甚至没有讨价还价要求送衣服鞋子。这可是份工作。一份工作，还包食宿。他刚刚习惯在温暖餐厅里填饱肚子，就得到了这三样他最渴望的东西，在这之前，他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绝望。

“那么我会给你需要的东西。”克劳福德告诉他，而杰瑞米看着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他想听到些他能理解的理由，什么都好。但他只得到了一个耸肩。“因为艾登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杰瑞米又吃了一口第二个盘子里的鸡蛋，然后又开始用吐司清扫掉蛋黄。“艾登又是谁？”

克劳福德笑而不答。